



军队从国家财政变成了私营企业，中国军方就是一个大集团生意。这种生意不是违背国家政策的腐败，它是在国家批准同意下为军事活动筹集资金的生意。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发布一项指示，允许解放军单位赚钱，以弥补其预算削减后的缺口。

中国有不少移植中心和综合医院是军方机构，靠器官移植接受者资助。军方医院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管。它们从器官移植中赚到的钱远远超过这些机构的成本，还为整个军事预算提供经费。

比如，北京有一家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这家医院明目张胆地宣称：

“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二零零三年毛收入一千六百零七万元，二零零四年一至六月份为一千三百零五十七万元，今年（二零零四年）有望突破三千万元。”

军方对器官摘取的介入还延伸到民用医院。器官接受者在民用医院接受移植，做手术的是军方人员。

军队财政的黑幕



这里有一个例子。有一名男子，他在二零零三年飞往上海，准备以二万美金换肾。价格是在启程前就定好了。他住进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一家民用设施），在随后的两周内，医院将他和四个肾脏做血液和其它方面

的配对测试。由于他的抗体反应，没有一个肾脏是配对的，结果四个肾全部被拿走。

他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大约两个月后又返回了这家医院。又有四个肾脏拿来做类似的测试；当第八个肾脏被证明相配时，移植手术得以顺利完成。他的八天康复期是在解放军第 85 医院度过的。他的外科医生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肾移植中心）的谭建明医生，此人有时在民用医院穿军装。

谭医生携带着几张纸，上面记录有不同组织和血液特征的未来“捐献者”名单，他从中挑人选。该医生被多次注意到穿着军装离开医院，二~三小时后又带着装有肾脏的容器回来。谭医生告诉器官接受者说，第八个肾脏是来自于一个“死刑犯”。

军队有途径接触监狱和犯人。它们的运作比民用医院还要秘密。法律管不到它们。（本文内容摘自《血腥的器官摘取》，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梅特斯合著）

哭泣的眼泪与生命的救赎

在海外，法轮功学员酷刑演示和图片展示现场，常常有民众因心灵受到极大冲击而掩面哭泣。有一位先生，在听闻了法轮功真相后，当时就蹲在展示现场掩面痛哭，哭着离开后不久，又返回现场再看再哭。

想象这情景，令我感动。我为那些能够因法轮功而哭泣的人们感动。

如果说，法轮功信众那种对真善忍信仰的忠诚、坚贞，面对血腥迫害的从容、刚毅，传播真相的坚持、执著，承受苦难的深重、惨烈……常使我泪水涟涟的话，那些因为了解了法轮功而感动流涕的人，又成为我第二个感动之源。我感动于他们的感动。

很多人都在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以后渐渐觉醒，可这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麻木和冷漠，所以这些被法轮功真相深深触动而哭泣的人们，使我以这些生命为可贵。



▲ 海外民众举行游行集会，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的照片

尤其在中共地下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之后，再次把每个人都摆在了又一次的选择面前。在这样的残酷面前，在这样一种惨烈的事实面前，把觉醒的机会，把最后的挽救与沉沦的选择给予了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每一个生命，用这善良人的鲜血，拷问着人类尚存的良知和善念，检验着是否还值得被救出苦海而获得新生……

现在的人们，普遍地了解了历史上基督圣徒们的受难和荣耀，但往往却只肯把这荣耀归于过往和已逝，而不太关心和理解现实和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及其意义。在一种信仰已经壮大并被广泛认同的时代，能够把崇敬和赞美归于它，这谁都做得到；而如果一个人人生在这一信仰的卑微时期，他的正面的取向、认同、尊敬，抑或是同情，才是最为可喜可贵的。

在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曾经为这些高尚的信仰者而哭泣过的人们，为他们的冤屈鸣过不平的人们，为他们而心生敬仰的人们，为他们分担过劳苦的人们……他们是有救的。他们的罪业因为他们的善行善为，因为他们哭泣过的眼泪而洗刷了、消减了，他们让神看到了他们的心和没有泯灭的佛性，在十方世界震动，标示着他们是可以上升的生命。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4 月，已有超过 1 亿 3500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马三家因迫害法轮功起家、滥施酷刑

【明慧网】近日,《Lens 视觉》杂志发表两万字的独家调查《走出马三家》,将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真实状况: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通过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的真实故事表现出来,文章在网络被不断转载后,持续发酵。

很多民众看到令人发指的酷刑悲愤难平,许多人表示中共的暴政太恐怖,不忍卒读,根本无法相信这样的暴行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更有读者称,媒体中曝光的马三家劳教所是“人间地狱”。

之后,海外媒体,包括美联社、BBC、德国之声、加拿大的国家邮报等纷纷报导了这篇报导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响。事实上,大陆劳教所中,酷刑受害者的主体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长达近十四年之久的迫害才是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

马三家是靠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起家的。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马三家教养院,一九九九年以前连年亏



损,连电费都缴不上。迫害开始后,当地政府对于从省内各地押送到马三家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按每人一万元拨款。二零零四年时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已达到四千余人,那就是四千万元。

一九九九年十月,马三家教养院成立了女二所,隶属中共司法部管辖,是专门用来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的强化洗脑场所。司法部曾拨专款一百万元给马三家扩充“环境”,中共“六一零”头子罗干、刘京曾多次来此指挥迫害(“六一零”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政法委书记罗干命令加大迫害法轮功的力度。

两条人命案——链接刘炳凯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原营口市西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炳凯。现已退休,居住站前新华园小区。在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竟达五十多人;王宝金、刘来彬被迫害致死。

1、王宝金,男,原电子工程师。在营口华新电子有限公司工作,家住西市区。经常遭到当地派出所、政府和街道的无理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一年九月,王宝金被绑架,在营口看守所遭多次毒打,多次被钉在炕板上,最长达半月之久,胸部被打成外伤性胸膜炎,伤势危急,仅十天就被四次紧急拉到医院打吊针。

西市区分局国保支队编造事实,勾结检察院非法起诉王宝金。不允许王宝金做任何辩护,后被密判十年。

王宝金先后被关押在瓦房店监狱、辽阳桦子监狱、大连南关岭监狱,遭到精神虐待、肉体摧残、毒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王宝金在大连南关岭监狱,奄奄一息,昏迷不醒,



△毒打法轮功学员示意图

血压没有,脉搏几乎摸不出来,大小便失禁,瘦得皮包骨。戴着手铐、脚镣被拉到医院。第三天不幸离世,年仅45岁。

2、刘来彬,男,67岁,家住西市区,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胜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拘看守所,年底被站前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次年被劫持到营口监狱,期间两次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冤狱五年,回家后不久便离开人世。

两条人命已记录在案,刘炳凯难逃法网,天谴在即。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一场骗局。

◆头发和塑料瓶烧不坏?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丝毫没有灭火的急迫。



◆气管切开能唱歌?

根据医学常识,为防细菌感染,危及生命,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病房,探视者需穿戴隔离衣帽、手套、鞋套。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4天后,不但接受“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直接穿便服近距离采访,并且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被海外医学界人士戏称中央电视台“创造了医学奇迹”。注:切开气管手术要把插管伸到声道以下的喉咙里,以便病人可以呼吸。此时病人不能用嘴呼吸,气流进不到声带和喉部,所以病人不能说话。如果病人要说话,需要堵住这个插管,但声音是断断续续、不连贯、漏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